

New Zealand Literature

新西兰文学选译

Selected Translation

赵友斌 马颖君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New Zealand Literature

新西兰文学选译

Selected Translation

赵友斌 马颖君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新西兰文学选译 / 赵友斌, 马颖君译.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206-14231-4

I. ①新… II. ①赵… ②马…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新西兰 IV. ①I61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3429号

## 新西兰文学选译

译者: 赵友斌 马颖君

封面设计: 蜀铭文化

责任编辑: 陆 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刷: 长春市中海彩印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15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4231-4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

## 前言 1

I am delighted to introduce Professor Youbin Zhao's new collection of New Zealand poetry and fiction for readers in China. Professor Zhao is a long - time friend of New Zealand and an expert on its literature. I first met him at Waikato University in the 1990s, where I was teaching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nd he was a young scholar come to study in a land very different from his homeland. Set in a rural world of sheep, cows and green fields, Hamilton, was a picture of traditional New Zealand, the world that appears in many beloved traditional New Zealand stories and poems.

In the years since we knew each other as teacher and student, both New Zealand and Professor Zhao have changed remarkably. New Zealand is still pastoral in many ways but it also has a vibrant city life and its citizens travel the world. Its businesses embrace global realities, especially China, a country with which New Zealand has had very enduring friendly relations. White New Zealanders have moved beyond their British colonial identity to accept the increasingly multicultural character of the modern nation. Professor Zhao, meanwhile, has become Dean of Jinan University's prestigious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Zhuhai.

In this volume Professor Zhao has brought together a wisely chosen selection of major New Zealand literature,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The collection captures both the history of New Zealand's literary high points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its contemporary writers. It is especially pleasing to see work by New Zealand's iconic writers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Katherine Mansfield and Frank Sargeson. Both describe the New Zealand social world with accurate, often critical eyes and capture also the physical worlds of towns, suburbs and nature.

Closer to our own time Professor Zhao notes the emergence of a generation of Maori writers who have changed the landscape of New Zealand writing, finding new ways of using language and literary form to capture the psychological as well a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after-effects of colonisation.

I commend Professor Zhao for his introduction to a world of writing that speaks of the experience of a small country of peoples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learning to understand their own cultural lives, to chart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social experiences, and to express in distinctive and memorable language the particular beauties of place.

Mark Williams

Professor,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New Zealand

## 前言 2

我与赵友斌先生相识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那时我俩在新西兰怀卡托大学英语系研修硕士课程，攻读新西兰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由于我们俩都师从新西兰文学知名专家 Mark William 教授，常常是一起上课，一起参加各种学术小组讨论，一起去听学术讲座，一起去大学图书馆查资料。在那个年代，校园里国际学生很少，特别是从中国过来的留学生屈指可数，我们课余时间也常常在一起活动，平日一起去超市买食品，周末在一起做饭改善伙食，假期中常常一起外出旅游。在暑假期间，我们俩还有过骑着自行车去打工，接触新西兰社会的经历。那时的我们，在大学的校园里，在课堂上我们是同学，我们相互鼓励，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为早日完成学业而努力。在课后，在校园外，我们谈谈各自的家庭生活，谈谈各自国内的工作情况，谈谈各自的业余爱好，有什么困难互帮互助，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1992 年初，我们俩都顺利完成了学业回到了在国内的各自院校任教。

在起初回到国内的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94 年初我又回到怀卡托大学，在人文社科学院东亚学系做全职的教学工作。同时，攻读博士学位。打那时起我和赵先生就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电子邮件交流和联系。

赵友斌先生回国后先后在国内好几所高校任教，他除了完成教学工作以外，还努力积极开展学术科研。他不但发表了七十多篇学术文章，而且还出版了几本著述，同时还自己独立承担或牵头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的课题项目。在赵友斌教授已经发表和出版的学术文章和专著中，大都涉及的是文学，特别是新西兰文学研究。正是对新西兰和新西兰文学研究的热情和执著，使得赵友斌教授在他的科研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2015 年，怀卡托大学 50 周年校庆，赵友斌先生被选为杰出校友，并进行了广泛宣传，在怀卡托大学对中国学生的招生刊物

上，还专门登载了他的故事。

即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西兰文学选译》（*Selected Translation of New Zealand Literature*）是赵友斌教授和他前几年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马颖君女士精挑细选出来的。新西兰代表作家如：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弗兰克·萨吉森（Frank Sargeson）和其他作家，特别是毛利作家的现代文学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新的选译中，还收译了新西兰的诗歌和毛利诗歌。这是在以往已经出版的新西兰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是不多见的。提笔至此，想借机说一下，两年前，马颖君同学作为暨南大学与怀卡托大学联合培养的新西兰文学和翻译学的硕士生，来怀卡托大学作为期半年的学习和研修，由于我当时忙于上课，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和几位硕士生最后论文的成文修改阶段，没有能给颖君同学足够多的指导，但她天资聪颖，学业优异，对于这些没有做好的地方，我心中一直感到有点愧疚。

赵友斌教授不但书教得好，科研搞得好，而且在行政管理上也是一把好手。这从他的履历和在国内好多所院校都担任过院、系领导就可以得到证明。但是许多读者还不知道的是，赵教授兴趣爱好非常广泛。俗话说得好，艺多不压身。赵友斌先生书法写得很好，当年我们在怀大做留学生的时候，或晚间，或周末，他常在宿舍简陋的台子上，有时就在房间里的小方凳上研墨铺纸，练习中国书法。当年在校园每年的 Open Day（校园开放日），赵先生都为不少热爱中文、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同学，给予书法题字，写他们的中文名字。直到现在，我们怀大中文部还保留着在大学开放日为同学们书写中文名字的活动。本人对书法字画没有研究，不敢妄自评判，这本翻译选集的中文书名就是由赵友斌教授亲笔书写，请读者自己鉴赏！

在文学硕大的海洋里，新西兰文学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在文学翻译的百花园中，新西兰文学的翻译也不是开得最鲜艳的一朵。可是为了这个浪，为了这朵花，许许多多的同学、学者、教授、专家在辛勤地耕耘着，在默默地奉献着。八十年代初，国内就有以翻译介绍为主的大洋洲文学丛书，1988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新西兰研究中心，出版过一本《未发现的国土》的著译精选，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88篇短篇中选译了65篇。参与翻译的人员有外语教育界的知名资深教授，有在中国翻译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和老前辈，有不少是我当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就读时的任课老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王蒙老先生，在他

做文化部长的任上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翻译并发表了新西兰当代作家帕·格里斯的短篇小说《天地之间》，詹·傅瑞姆的短篇小说《天鹅》，伊恩·夏普的短篇小说《白雪公主》和《天赐马》，弗朗西斯·庞德的短篇小说《简明三联画》和《八角形》，詹尼弗·康普顿的短篇小说《费伯镇》。这些不为大多数读者所知的作品，可以在《王蒙全集》十卷本里找到。现在赵友斌教授和他的弟子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为读者提供了一本清新的文学译读，我衷心地希望读者们在自由自在中，在自由自在的来来去去中，在字里行间中，享受着文学的故事创作美，情节叙述美，文字表达美，让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翻译作品带来欢乐，享受阅读的快乐和乐趣。

谢谢大家！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博士 王效宁

2017 年 9 月 6 日

写于新西兰汉密尔顿怀卡托校园

## 序

在太平洋西南部有一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家，它由两大岛屿组成，有世界第一的奶制品和粗羊毛出口，这就是新西兰（New Zealand）。毛利人在 1000 年前来到这里成为首批土著居民，他们把这片富饶的土地叫做“白云升起的地方”。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田野，一切从沉睡中醒来，花草凝露，百鸟争鸣，大地一派生机盎然。一千多年以前，太平洋群岛的毛利人乘坐七条大独木舟扬帆渡海来到这片土地上（毛利传说）。1642 年，荷兰探险家阿贝尔·塔斯曼发现了新西兰。1769 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来到这里，并以国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占领了新西兰。1840 年，毛利人和英国皇室在新西兰怀唐伊镇签订了《怀唐伊条约》。该条约奠定了毛利人与新移民之间的合作关系，为毛利人和非毛利人共同居住在这个国家提供了依据，该条约也奠定了新西兰英式政制的基础。1907 年新西兰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1947 年获得完全自主，成为主权国家。她于 1972 年 12 月 22 日同我国建交。

在殖民地时期，新西兰文学多为历史和文化表象的记录。由于当时的毛利文学是口头文学，因而在传播与发展中有自身的局限。而且毛利人本来也属移民，心灵中沉淀着故土文化的印记，所以毛利口头文学也是部分移植的文学。毛利口头文学主要包括神话、传奇、民间故事和民谣。从其内容来看，涉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历史传说、语言文化和对自然现象的解读。毛利神话中的《创世纪》的故事映射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的同质性主神伊奥是创造天地之神，他们的儿女又创造了世间万物，大地母亲对子女的宽容体现了毛利人女性崇拜的遗风，而人死后回到大地又获新生是毛利人对生命轮回的解读。《英雄玛乌伊的故事》也有其深刻的底蕴，玛乌伊出生后被误投海里，在海中他重获生命和力量，这暗合了“水是生命之源”人类共享的民族意识。玛乌伊征服太阳的故事与中国神话《后

羿射日》遥相呼应。他为人类盗来火种使人联想到普罗米修斯那留传千古的壮举。毛利传奇的主题多为对故乡和部落的追忆，但岁月侵蚀，冲刷掉了故乡的具象，留下的是灵魂回归的理想乐土。这是理想化的毛利人历史的写照。对毛利文学的采集源于英国传教士，他们为毛利人创编了一套文字。但由于传统的惯性作用，毛利人对文字这一新的传播媒介反应冷淡，而移民往往把毛利人视为野蛮的“他者”或“高尚的”野蛮人，对其描述多出于猎奇心态。

19世纪随着大批英国移民的到来，新西兰文化不可避免地开始纳入英国传统文化的轨道。虽然英国移民对故国怀有一定的不满，但他们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来接受异族文化，而且初创家园时无暇建构新的文化模式，陌生的大地又会强化怀旧感和归属感，所以他们部分移植了母国的文化。新西兰文学在萌发时期就体现了故国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西兰作家开始较深刻地解读社会历史与现实，其最关注的就是民族认同问题。英国移民及其后裔构成了新西兰人口的主体。他们虽对故国的传统颇有微词，但故乡不时又使他们魂萦梦寐，特别是痛苦彷徨时就愈渴望一种原始的皈依，这就是为什么不少新西兰作家都去英国寻根的原因。两次世界大战使新西兰作家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自我批判情绪，这成为新西兰民族崛起的契机。随着世界日趋走向多元，文化冲突也日益走向文化融合与再生。英国传统文化与新西兰本土文化也不再以敌对的目光审视对方而开始承认相互间的融汇和影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新西兰作家思考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共同问题。他们认识到如果囿于本民族的封闭系统去进行价值判断而不考虑历时血缘亲近的基质，是无法建构和解读真正意义上的新西兰文学的，所以当代新西兰作家更关注本民族的生存定位和与多元世界的关系。他们已充分意识到，如果断然拒绝其他文化传统的融入和虚构全新的新西兰模式，只会导致新的文化困惑或步入新的海市蜃楼。新西兰文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多元文化交融建构。现当代新西兰作家去欧美求学、寻根甚至定居，不能理解为对新西兰本土文化的扬弃，而是出于想客观评价本民族的定位和接纳异域文化基因。他们认识到既不应随意褒贬毛利传统文化，也不宜扬弃悠久的欧洲传统文化以及由历史延伸而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意识。

新西兰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氛围，新西兰文学的发展规律有其特殊性。纵观近一百多年来新西兰文学的发展，在这个民族的土地上出现了凯瑟

琳·曼斯菲尔德、弗兰克·萨杰森、约翰·马尔根、罗宾·海德、艾伦·柯诺、珍妮·弗雷姆、查尔斯·布拉赫、简·梅森、毛里斯·沙德伯特、诺埃尔·希利亚德、路易·艾黎、玛格丽特·梅喜、德布拉·黛莉、帕特里夏·F·格雷、维提·依希马埃等蜚声世界文坛的优秀作家，以及马克·威廉姆斯、奥·沙利文等世界一流的学者型批评家，他们的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国界，他们的著述也已成为当今的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他们的努力为年轻的新西兰文学跻身世界文学之林的尝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就其本质而言，新西兰文学仍是一种后殖民地文学，由于它并没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再加之它的传播是借助另一民族（英国）语言（English）来实现的，此外，由于新西兰英语自身所带有的“他性”和“非正统性”，又不能完全等同于标准的英语，而是一种具有后殖民特征的“英语”（English），因此用这种语言写作的文学即使在英语文学界也常常处于边缘地位。也许我们可以说，美国文学也是以英语为媒介的，但美国英语的特色已在近百年来逐步形成，并且在许多方面甚至对英国英语发生了影响，因此美国文学在边缘步入中心的过程中大大先于新西兰文学，这一点自然是不证自明的。新西兰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从不否认自己文化的“后殖民”特征，他们不承认任何“主流”文化，也不想扮演“主流”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多元文化格局得以在新西兰这样的国家维系的一个原因。

后殖民主义，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概念：后殖民理论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学。前者指当今一些西方理论家对殖民地写作话语的研究，是一种对主流话语持批判态度的批评性话语。后者的范围则更为广泛。按照某些西方理论家的归纳，后殖民地文学这一概念之所以最终为人们所频繁使用，其原因恰在于它指出了那条通向研究处于非洲和印度这样的语境中的英语（English）写作和本地语写作中以及这二者彼此之间的殖民主义影响的可能的研究途径。既然后殖民地文学的涵盖面如此之广，那么它就理所当然地将非洲国家、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加勒比国家、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屿各国以及斯里兰卡的文学都包括了进来，甚至连美国这样的当今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文学实际上也属于后殖民地文学的范畴。众所周知，在不少美国作家和批评家眼里，美国文学的民族特色的真正形成应始自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出版，因为这部作品的问世标志着美国作家真正找到了表达自己声音的方法和形式，而在此之前的全部美国文学的（大英帝国的）殖民色彩则显然是很浓的。进入 20 世纪

以来，美国文学发展得很快，而且越到当今时代越是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文坛得到实际上的实施以来，大多数既具有市场效应又不乏批评价值的文学作品都出自非西方传统的作家之手，例如索尔·贝娄、诺曼·梅勒、约瑟夫·海勒、菲力普·罗思、艾莎克·巴什维斯·辛格、汤婷婷等。他们以其自身的创作实践和成就为年轻的美国文学的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消解传统的欧洲中心思维模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成功的经验确实值得新西兰文学研究者借鉴。

但是，美国文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依然有其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美国的主流文学仍然是英语文学，用其他民族语言写作的文学，如西班牙语文学和华语文学等，则始终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它们在一个所谓的多元文化语境之下仅仅是一种点缀物，永远不能进入主流话语，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成功往往在于他们自觉地认同主流文化或主流写作，因此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之下，多元文化主义只是一种临时的策略，少数民族的话语不是在这个“大熔炉”里被同化就是被强大的主流文化排挤到边缘地位。而新西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新西兰有着漫长的殖民地历史，甚至独立后的新西兰也一直留在英联邦内，而不像美国那样作为一个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早在新西兰独立之前，当地的殖民地文学就带有着双重的“殖民”色彩，一方面深受英殖民主义者的影响（许多著名作家的成功恰在于他们在宗主国受过良好的教育或出版过作品），进而为后来形成的英语文学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美利坚民族的独立和美国文学民族特色的逐步形成，新西兰文学的“岛国”特色和其后的美国影响也变得日益明显（几乎当代所有著名作家都在美国出版过自己的早期作品）。任何熟悉新西兰文学发展史的人都不难看出，几乎新西兰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一种文学现象都可在英美文学中找到原型或先声。

进入 20 世纪之后，新西兰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纪元，1907 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后，告别了其作为依附于英国的殖民地的时代。国家的独立为新西兰文学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具有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的作家纷纷涌现，文学作品也明显呈现出新西兰的民族特色，包括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题材、主题、人物个性以及叙事特征等等，与英国文学传统相比，都具有明显的差异。其中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主要包括长于以新西兰北方为背景、描写普通人命运坎坷的小说家威廉·撒切尔以及师法俄国小说家契诃夫，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见解深邃、叙事笔法细腻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虽然创作生命短暂，人

生也只有 35 个春秋，在新西兰的生活也仅仅只有区区十几年，其余的时光都在英国度过，但她却在新西兰文学史上首次以富有同情心的笔触将新西兰独特的自然风景、社会风情、充满矛盾的人生和心理等构成其作品的题材，由此使其作品成为永恒而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历史画卷，其价值之大、意义之深远均难以用语言表述。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辞世半个世纪之后，新西兰小说家弗兰克·萨吉森被称作为“新西兰民族文学之父”。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一批毛利小说家陆续崭露头角，他们能够娴熟地使用英语进行创作，但创作题材与叙事风格却与英国文学的传统不同，为新西兰文学界带来了清新的作品。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其内在的延续性，不存在颠覆性的逆转。任一异域文学经验、进展和传统都可以成为本民族文学发展的参照和借鉴，任一民族文学对世界文学而言都具有献血和输血功能，正是这种功能造就了像曼斯菲尔德这类获得了世界声誉的新西兰作家，这也是一种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基因和动力。

不可否认，新西兰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氛围，新西兰文学的发展规律有其特殊性，但新西兰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以建构其独特性为轴心，而是呈现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我不赞同当年英国移民以“他者”的目光对毛利文化的误读，我们今天也不宜把新西兰文学视为完全异于其他英语文学的“他者”。新西兰文学绝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征服的结果，而是在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中长出的新枝，是新西兰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碰撞出的对人生意义的解读。所以，本书精选了新西兰文学多类题材，包括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翻译成中文，采取英汉对照形式，寄望同行和感兴趣的朋友批评指正。

赵友斌

2016 年 8 月于珠海暨南花园

# 目 录

|                                        |     |
|----------------------------------------|-----|
| 一、诗歌选译 .....                           | 1   |
| 1. 毛利人“怀阿塔”歌三首 .....                   | 1   |
| 2. 毛利人“鲍歌”两首 .....                     | 5   |
| 3. 毛利人“奥里奥里”歌两首 .....                  | 7   |
| 4. 毛利人“哈卡”歌两首 .....                    | 9   |
| 5. 新西兰现代诗四首 .....                      | 10  |
| 二、散文选译 .....                           | 15  |
| 1. Christmas in New Zealand .....      | 15  |
| 2. MAORI TANGA .....                   | 20  |
| 3. Dusk — The Magic Hour .....         | 27  |
| 三、小说选译 .....                           | 32  |
| 1. Katherine Mansfield's Stories ..... | 32  |
| 2. Frank Sargeson's Stories .....      | 54  |
| 3. 当代流行小说选 .....                       | 142 |



# 一、诗歌选译

## 1. 毛利人“怀阿塔”歌三首

### *In the porches*

Ngati Awa

In the porches of the fine houses of  
Hope,

I sit and gaze at the steam rising from  
Whakaari.

Faint and shifting is Paepae Aotea,  
island of demons!

If I could but embrace Retireti! But  
perhaps Perepe

Will not let you go! I think my body  
has become

That of an old woman, a badly broken  
canoe—

I lie worn out on the rocks ee!

### 在门廊

恩加第·阿瓦 作

在“希望”房优雅的门廊，  
我坐在那里，盯着从法卡阿里升起来

的水汽。

依稀出现那多变的魔鬼岛——帕衣  
帕衣·奥特阿！

我多想拥抱雷提雷提！可是也许帕  
雷帕

不会让你前行！我想我的身子已  
变为

一个老妇人之身，一只破烂不堪的独  
行舟——

精疲力尽地躺在石头上，嗨！

(题解:这是一首爱情诗,从诗中的地名看出,该诗创作于北岛南部的希望海湾一带。现在这一带已是新西兰的旅游胜地。此处有一处活火山,故这里人称此地为“白色海岛”。帕衣帕衣·奥特阿是其中之一,它是毛利人眼中的一个“圣岛”。该诗的作者为一女性,她的情人犹如圣人般难以接近。雷提雷提是一个毛利部落酋长之子。此诗大概定于十九世纪中叶。)

## A mother's song

Ngati Kahungunu

Always my gaze feeds

On this running water, water where  
bathed

My one who went so fast!

Let him go, that he may be taught

The beautiful soft sea-sound that I will  
never hear!

Longing arises within me for my  
youngest child—

Like exhausting seasonal journeys

It consumes me! I stand up

Here in the doorway, and tears pour  
down

As the western wind brings so much  
longing—

Oh you have come from Te Kani,

Who makes me sleep alone! Alas, my  
one, alas!

'O Mate, listen with your companions

To the flutes sounding hither from Ruera

At Motu - kokako! Oh come within,

My darling! Return here to me,

The breast that fed in the night Tama  
- kuhukuhu

And Rongo - tangata - ke! I am left  
behind here ii!

## 母亲之歌

恩如第·卡虹舌鲁 作

我的双眼总是盯向

那些流水,那些冲洗

我的来去匆匆的孩子们的水!

让他去吧,让他去聆听

我从未听到过的

优美温馨的海声的教诲!

我心中期待着自己的小儿——

这期待就像走着疲惫不堪的季节  
性旅程

它吞噬着我!我站起身

站在这门廊,泪洒如注。

西风带来无尽的期盼——

呵,你来自特·卡里,

他使我孤身躺睡!啊,我的儿,啊!

呵,玛弟,与你同伴听听,

听听那来自科加科处越卢爱那的  
笛声!

呵,快进来,

亲爱的!回到我的身旁,

来吃妈妈每晚喂给你的奶,塔玛·

枯胡枯胡,

还有荣格·汤加塔客!

我被遗弃在这里!

(题解:母亲抱怨她的孩子们弃她而去,这些孩子叫特·卡里、卢爱那、枯胡枯胡和汤加塔客。季节性旅程指的是毛利人夏天的辛苦劳作而收获甚微。西风在这里是一种象征,暗示着孩子们远走高飞后,母亲那种盼子速归的焦虑心情。玛弟可能是妇人的丈夫或者亲戚。)



## *Sick woman's song*

Ngati Whatua

Sun, sink down, drawn into the  
abyss,

Reddening the ridges and peak of  
Pukehinau—

I had thought that we would go  
together!

I am like a bittern, a duck swimming  
on the water!

It is the western wind that wastes my  
flesh.

I sprinkle it with water, Mother, but  
then

Like the new moon rising, it strikes  
me again!

Now my flesh is like a blazing fire,

And I fly to burial in the red sands at  
Patumarama!

Husband, remain here to farewell  
me!

How can Whiro's gutted fish be  
bound together?

The god's adze has broken the  
meeting - place

Of my buttocks, and I am heard  
cracking

Like the branch of a tree which soon  
Will be torn off by the wind!

I writhe like the fins of a sting-ray  
Thrashing on the beach!

## 病妇吟

图加弟·法图阿 作

夕阳西下,走进阴间,  
它把蒲克欣劳山与山峰映得红光  
一片——

我曾想和你一起走远!

像只麻雀,像只水中漂浮的鸭子!

西风,把我肌体吞,

我用水喷洒狂风;妈妈,那时

像初升的月亮,它再次照亮我的  
身体!

此刻的我,犹如一团烈火,

奔向帕图马拉马的红沙葬场,

丈夫,留守在此,向我永别!

费罗的空鱼怎能扎在一起?

上帝的手斧把我们的船场劈烂,我  
已听见叭叭作响,

犹如大树的枝叉即将

被狂风折断!

我像鱼鳍般地扭滚

在海滩上挣扎!

是我在向上帝诅咒,这一切就是我的  
造孽!

我与“虚弱”同在,与“失灵”

“悲戚”和“重负”相连,

转过身,向我的住房,苟延残喘。

在我心底,我期待着微风点点

来自我父亲的苍天,他把挚爱  
相拥!

呵,看着我吧,我已衰落如残月!